

# 敘事研究中「存在經驗」與「存有」的地理學方法探問：從情緒地理學與詮釋現象學取「徑」\*

翁士恆\*\*

彭榮邦

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慈濟大學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

本研究從本體論為起點探討「存在經驗」與「存有」的本體論點，接連「主體性」以及「主體間際性」的經驗論述，以詮釋現象學以及情緒地理學的本體論與知識論觀點，形成一個對於「存有」的地理學形式探問。在諮商與心理治療質性研究的敘事轉向的歷史中，「敘事」已被發展為探究主體經驗的研究依據，但對於主體敘說位置的不明，也常常讓敘事研究具有無法被批判或判準的濫觴。因此本研究定調在「探問」：從確認敘說者與研究者的位置作為一個倫理性的存在，試圖重新形成一個探問的起點。從詮釋現象學在歐陸對於存在哲學的影響，以及在台灣人文與臨床療癒的發展，本文提出意義收發的探問方向，從主體間際性與主體性在敘說與聆聽的迂迴途徑，去定義從外返身的探問。另外，從歐洲情緒地理學的發展，結合心理分析的「過渡」觀點，我們可以更定位主體性的經驗位置，同時取徑地理學的知識論與方法論。而在探問的方法論上，本文整理現有的諮商與心理治療方法論中提出兩個探問「存有」的地理學方法，第一，從內在空間與外在空間的移動勾勒內在地景的生成；第二，從詮釋現象學的意義裂解與還原經驗及敘事結構。從三個探問「存有」的方法論點，重新定位接引諮商與心理治療在敘事研究資料分析中，探索意義途徑與經驗結構的兩個方法論基礎。

關鍵詞：存在哲學、敘事探問、情緒地理學、詮釋現象學。

\* 本研究獲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MOST 103-2410-H-025-027）之經費補助，為其研究之部分結果發表。

\*\* 通訊作者：翁士恆。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1號人社二館B401。email: shyheng@gmail.com。

## 壹、存在經驗的探問：定義「主體性」與「主體之間」的「存有」

諮商與心理治療的研究涉及了在量化的客觀方法論以外，從質性的資料中探求諮商與心理治療所可能促成的改變。若論及「改變」，除了從實證觀點出發所探索的客觀差異之外；亦可從主觀經驗出發探索個人內在經驗之轉化或轉念的歷程。從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專業者與個案、實踐者與實踐對象之間的「關係」出發形成的理解方法—從「主體間際性（intersubjectivity）」<sup>1</sup>的「之間（in-between）」視角為本叩問人我經驗的轉變，探索人際倫理從主體分裂為主客兩分的轉變歷程。此經驗的探問方式，是一種質性取向，是研究者從自身或研究對象的主體經驗為中心，向客體延展形成對於「人—我」關係經驗存在經驗的質地之探問。這類研究方法的本質上，並非為歸納性（conclusive）的方法，而是以演繹（inductive）作為方法論的主體，並非實證性研究的主流。

然而，Cooper 和 McLeod（2007）從心理治療的本質質疑心理治療研究法所探求的經驗本身，他們認為，心理治療不是歸納諸多訊息而後付出的行動，而是心理師不斷演繹推敲著個案的經驗流動的歷程，本身就具有行動者與行動對象的主體間際性。他們認為，諮商與心理治療無論在行動與學術研究方法在本質上應該是一致的，是一個同樣以本體論為起點，並往認識論與方法論發展的途徑。也就是說，無論是透過學術研究人的經驗或透過「面對面」的心理治療瞭解一個人的生命，都有著從存在經驗探問之起點，進而依不同的認識論與方法論開展存在經驗的意義。本文的目的，即從方法論點探索人的存在經驗以及所可能的意義開展。

如何探問個人的存在經驗，又如何以經驗本身為起點開始意義的拓展？McLeod（2001）在他重要的方法論著作*Research in Counselling and Psychotherapy*給了一個很堅定的答案，他認為，諮商與心理治療最核心的研究法，就是詮釋現象學的方法。此研究法由德國現象學之父Husserl，開展了從「經驗本身」所發展的「存而不論（epoche）」的方法論；其後由Heidegger、Levinas、Ricoeur 和 Gadamer等人逐漸發展為探討出「存有（being）」的詮釋現象學方法論點<sup>2</sup>（Laverty, 2003）。而

<sup>1</sup> 在本文中刻意將intersubjectivity此一通譯為「互為主體性」的名詞譯為「主體間際性」，目的在清楚地定義主體間際性的探問實為主體與客體間的意義往復與過渡。

<sup>2</sup> 這裡其實有點過於簡單地敘述了詮釋現象學方法論點的發展。如果讀者想進一步探究，Husserl（1963）發展出了存而不論與現象學還原的方式；Heidegger發展出了在與時間的關係探究；Levinas進一步描繪了在與他者、時間的三重關係；Ricoeur豐富了詮釋學的軸向；Gardamer發展了詮釋學循環與視域融合等重要論述。

Heidegger更深入的區別了存在 (existence) 與存有 (being)，他以此在 (Dasein) 的概念與分析開啟了人在當下此地的狀態分析，這樣的「存有」，有著在世存有 (being-in-the-world) 的「在何處存有 (being-in)」與向死存有 (being-towards-death) 的基礎，說明「存有」指的是人「向外」的連結狀態，而非單純指涉自我的封閉狀態。或者我們可以更細緻探究，這是一個自我與一個「非我」<sup>3</sup>之「物」的肯認與連結，此種「我」與「我以外」的連結關係，謂之「存有」。

諮商與心理治療的行動，根據McLeod (2001)，就是一個從「存有」去拓展「我」與「他者」之關聯意義的行動，包含著「我 (self)」的經驗、「他者 (other)」的經驗和「人我之間 (between self and other)」的經驗。Bondi (2005) 亦指出：諮商與心理治療無可避免地必須從 (1) 為何存有？(2) 為誰存有？等問題，從而探討其因果、經驗和倫理的脈絡與論述。換言之，諮商與心理治療的行動與研究必須回應存有的本體性探問，從存在經驗中探索意義的開展 (Landridge, 2007)。

探討「主體性」與「主體間際性」的質性研究方法在近40年來快速地發展—尤其在諮商與心理治療領域更是如此 (McLeod, 2005)。敘事研究 (narrative studies) 逐漸地成為社會學研究、諮商與心理治療研究的顯學，從經驗文本的對話性、歷史性與時間性，探問存在經驗的基礎 (McLeod, 1997; Riessman, 1991)。Goodson 和 Gill (2011) 以「敘事的轉向 (narrative turn)」，形容這個以故事的「已說 (said)」作為存在經驗的紀錄已銜接質性資料的分析，並作為探索意義開展軌跡的方式。Goodson 和 Gill認為，敘事方法論為探索主體知識論與方法論的典範，賦予了探索意義途徑的方式 (Goodson & Gill, 2011)。

## 貳、存在經驗與存有的探究？申論經驗結構與意義途徑的本質

然而，存在經驗中，「此在」與「存有」的主體性，屬於「誰」？研究中所呈現的文本，經過排列、詮釋與分析，其主體性必定產生偏疑。是誰說的話？說的是這個意思嗎？經過了一段時間與異地而處，敘事的內容是否質變？存在經驗的「意義」具有時間性與空間性，尤其是諮商與心理治療的研究之中，研究所探索與詮釋的經驗文

<sup>3</sup> 「非我 (not-me)」的概念由Winnicott首先提出，指得是人必須意識非我之經驗才可以覺察自我的先後歷程。

本，其理解（understanding）的位置，屬於研究者，還是其所研究的對象；是治療師，還是個案？是誰在說誰的故事？說給誰聽？諮商與心理治療的研究探索存在意義的生成，因此質疑「自我（self）」這個主體位置的必然性<sup>4</sup>，因此開展了「反映（reflection）」與「返身（reflexivity）」這兩種不同探問主體性經驗的方法，從而細觀敘事研究的論述型態與意義發展途徑。在這一部份，將藉兩方法的比較申論敘事文本中經驗的結構與意義的發展途徑的拓樸學本體論點。

### 一、反映（reflection）與返身（reflexivity）所探究的意義途徑

在 Schön（1984）所發展之「以反映做為行動」的研究方法論中，研究者藉由自身之行動，釐清「正在知（knowing）」與「正在行（doing）」兩個即時行動之間相互為有的關係，並探索兩者彼此對映所發展的知識，而「反映（reflection）」就是從自身的經驗找出所習以為常的思考與行動，從而形成從自身經驗到行動的改變。Schön（1984）認為，敘事是主體性經驗的語言型態，從自身經驗的思考形成生活行動的歷程。敘事的地圖，從「自我（self）」為脈絡起點，朝向主體間際與他者開展，研究者即行動者，行動即意義的起點，行動的過程即意義的軌跡。反映是一種彰顯主體性的行動，而「說自己」是一個探索與定義自身經驗，從而釐清自身與世界關係的行動（夏林清，2004）。

而Ellis與Bochner（2000）提出的返身性（reflexivity）則提供了研究者相反的意義探究路徑，研究者在這裡是一個生命經驗的回溯思考者，從外在現實與他者的倫理關係為意義起點，返回經驗的本質而考究「自我」的形成。在以自我俗民誌（autoethnography）的敘事方法中，自我的主體性則是被世界、社會文化所建構的最終產物。因此返身性的方法，是為了重新建構主體性的經驗結構，探討我「如何被成為我」的脈絡過程。例如在Ellis（1999）的Heartful Autoethnography一文之中，她示範了一位乳癌的研究者如何以自身罹癌的經驗，從敘說文本中考究自我，了解一位乳癌的女性從社會文化家庭以及個人經驗所結構出的自我經驗。

「反映」與「返身」形成了兩個意義開展的方向：「反映」以自我作為意義的出發點，從「自我」走向「他者」；「返身」則以自我為意義的收束之處，從「他者」返回自我。同樣的敘事，意義的指向與路徑卻大不相同，這也揭示了若我們要由敘事

<sup>4</sup> 抑或探索人我界線模糊的存在主體，如妄想、譫望等病理學狀態；或是在自我覺察的歷程之中，反覆的質疑自我在人際歷程的位置等。這都讓諮商與心理治療的研究必須質疑「自我」的理所當然性。

探究生活經驗，我們勢必探究意義生發的途徑，從何而生？往向何方？在盤雜的意義開展歷程中定位與定向，也成為諮商與心理治療研究中必要的方法論思考。

## 二、經驗的結構性本質探究

「存在經驗」透過文本與分析的探索，有著意義從「自我」到「他者」之間往返的發展途徑與意義開展的地圖。但我們是否太習以為常「經驗」在敘事研究被言說的合理性？既然敘說需透過語言而成，那思覺失調患者的語言呢？自閉症兒童的語言呢？他們所敘說的經驗文本，可能沒有文法，沒有時態，更可能失去因果性。這樣的文本就不是「敘事」了嗎？在這裡，需要重新定義「經驗」本身的結構性。是的，思覺失調與自閉症患者的經驗文本也具有著敘事特質，只是它可能代表的是相對破碎的或脆弱的經驗，有著更為原始的意義單元與更為細緻的意義途徑。Freud是最早開啟經驗結構性探討的學者，他認為「經驗」有著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的三重結構，而意識有著意識—無意識的結構被道德與慾望的動力所拮抗。而Heidegger認為經驗有著時間性的結構，有著過去—現在—未來的連續性。當談到「經驗」，其實說的是它有著方向、有著層級、有著深度，也有著穩定性與脆弱性。意義開展的途徑，有如穿山入林般的依循著經驗結構的紋理延展。

本研究認為，敘事研究方法的本體論（ontology），需要再申論人我關係（self-other relationship）之經驗結構，從此倫理關係中得以「定位（localize）」意義的起點，亦即，探索其收發的方向以開展敘事的意義脈絡。在Landridge（2007）從McAdams（1993）對敘事功能與結構的探問，加上以Ricoeur的詮釋學循環論述所發展的「批判敘事分析（Critical Narrative Analysis）」的質性分析方法論中，他認為：敘事的分析需要從既有的經驗結構中，探索生成經驗意義的循環歷程，進而從不同的詮釋視域（horizons）裂解既有結構，以形成新的詮釋與理解方向。而在李維倫與賴憶嫻（2009）的現象學方法中也強調：必須從敘事的原始結構中，找到意義指向普遍經驗結構的理解途徑。這兩種對於敘事的探問都從主體性的「位置」與「移動」，形成了存在經驗得以「在訴說過程中被定位與判準」的重新理解。

也就是說，敘事研究的目的，在於闡述，甚至還原（reduce）意義生成的歷程，而這樣的歷程具有其結構與途徑的本體論（ontology）。而這也是本文的主要論點：如何「探問」經驗？如何從經驗中定位主體性，進一步澄清意義的延展？如此，當接觸敘事及其文本，我們才能進入浪漫的闡釋，從一個天真的理解（naive understanding）做為起點，並得以在經驗結構、意義途徑在人我之間所展開的地圖去

進一步探究：一個內在旅程如何形成；內在經驗如何轉化；敘事歷程如何指向覺察（awareness）與洞識（insight）？這時，敘事裡蘊含的「改變」就可還原到經諺語意義本身，若我們能有方法探求經驗的結構性與意義的途徑，我們便從敘事的語言文本還原到經驗改變的本質，從其結構與意義發展途徑形成敘事的層次性理解與新的詮釋。

### 三、探究存有：從拓樸學與地理學開展敘事研究

從以上意義途徑與經驗結構的深論，本研究認為諮商與心理治療研究有必要去擴展拓樸學（Topology）與地理學（Geography）的認識論思考。而探究經驗的結構性與方向性<sup>5</sup>本質，Heidegger在二次大戰後重新省思了他始終為完成的作品「存有與時間」中「此在（Dasien）」的根本性問題，並開始思索了棲居（dwelling）這個人類行動的存有性；他認為構築（building）、棲居（dwelling）與思考（thinking）是將人鑲嵌於世而彼此密不可分行動（Malpas, 2006）。我們必須如Bondi（2007）所建議的，形成探問「存有」的「在何處存有（being-in）」作為必然的核心探問。而Bondi本人即是心理治療實務工作者、心理學家與地理學家，她從人文地理學結合心理治療對於人類存在經驗的觀點，形成了情緒地理學（Emotional Geography）這個支脈的開展認為人的情感經驗形成了內在與外在的移動，情感經驗疊合於存在經驗，並非僅僅是內在的心靈活動或外在的肉身移動，而是一個內在的主體世界與外在的現實世界的往復歷程。從地理學家的角度，自我、他者、以及兩主體之間際是三個具有外在位置與內在主觀位置的三個「地方／空間」，而在人我之間意義所開展的經驗脈絡，是在這三個位置移動的歷程。

更精細地來說，自我經驗的敘說與敘事，可以視「我」所同時擁有著外在世界與內在世界的拓樸關係與移動途徑：一方面，我的身體移動於外在世界的地景間；另一方面，因為我的主觀經驗與視角的流轉，我的情感內涵驅動著我對我身體的覺察以及對存在經驗的詮釋；我既觀看也同時理解與詮釋這內外經驗的流變與轉化。Bondi為諮商與心理治療的敘事研究，帶來一種對於存在經驗本質中於「內在私有空間」與「外在公領域」移動與定位之探問取向：若Heidegger的「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是一種「自我、他者、人我之間」這三個空間的移動；那麼，我們就有了本體論的探問：「人類的存在經驗如何在這三個空間中其中移動？其途徑與結構如何

<sup>5</sup> 可以以意向性intentionality作為對應現象學研究中所代表的意義發展之方向。

轉化與流變？」而敘事研究也就有了地理性與拓樸探索的必要性。依此探問，我們需要延伸詮釋現象學與人文地理學的知識論理解，以豐富敘事研究的方法論點。

### 參、知識論觀點：存在經驗與存有作為內在空間的意義、開展、移動與轉化

諮商與心理治療是將存在經驗與存有語言化的倫理行動。在這個行動之中，心理工作者與個案透過彼此對話與聆聽，鍵結成依附的倫理關係，從語言原初的經驗結構裂解回無結構的語言碎片與身體經驗，並從其中重新尋求意義之指向，以重新結構化與脈絡化存在經驗的歷程。所以個案的經驗可以透過諮商與心理治療被解構、重組並重新賦予意義。心理治療將存在經驗轉化為語言符號的歷程，McLoed（2001）認為與諮商與心理治療的質性研究目標並無二致；他也定調諮商與心理治療實踐與研究的核心，即為詮釋現象學對於存在經驗的探問。而Bondi（2007）也抱持著同樣的看法，並加入了人文地理學對於「存有」的情緒轉移視與主體性移動的視野。因此發展空間性探問的方法論需要重新結構詮釋現象學與人文地理學的知識論點，以形成敘事研究的方法論。本節欲豐富詮釋現象學與人文地理學的知識論觀點。

#### 一、詮釋現象學對於「存在經驗」「存有」的探問：敘事結構的形成

Heidegger（1962/1927）發展了對於存在經驗的時間性（temporality）觀點，在他的重要書寫《存有與時間》（Being and Time）之中，他將意義收斂於時間軸度而形成精闢的見解，他以德語的「此在（Dasein）」解釋了自我當下的「存有」，進而探索存在經驗的時間結構；從現時（presence）意義的生聚收發，重新指向過去穿透現在到未來，以此形成「存有（being）」的經驗結構之詮釋，以此有別於他物之「存在」（existence）。從Dasein的分析中，Heidegger也提出了關懷（care）的本體經驗結構，這個經驗結構，在本質上具有時間的線性結構，從過去指向現在，從現在指向未來「它在被丟入『當下』的處境有一種境遇感，聯繫『過去』，並將自己藉由project的作用設計投向『未來』，在這種既受過去與現在形成的處境又對未來自由開放的結構揭示出『世界』（引自王應棠，2009，30頁）。」Heidegger在現象學的開展讓經驗的主體性得以透過還原的手法而被描述與詮釋：超脫了話語自身的經驗邏輯，而是從經驗結構的意向性形成主體性發展的語境、語意與詮釋。

然而，《存有與時間》（Being and Time）並非一個完成的作品，事實上，在

1934年以後，Heidegger似乎放棄了發展「此在」的分析方式，而轉向了更為隱晦而詩意方式探索存有的意涵。他開始談到了經驗中的「拓樸（topos）」<sup>6</sup>與其所組成的安居空間，藉由棲居（dwelling）與思考（thinking）在一個具有空間性的「物」中，自我得以與「上手之物（readily-to-hand）」的聯繫得到位於世界的存有（Malpas, 2006）。Malpas認為，Heidegger所面臨到Dasein的分析難題在於人的存有與世界的連結，也就是從經驗中的拓樸意涵開展到地方（place），同時藉由對此連結的肯認得以定位（locate）自我的意義開展與返身的過程。自我，作為意義的居所，事實上，自我認同之歷程是一個有如返家（homecoming）的定位，「重回一個地方、重新看見自己、重新導向、或者重新找到位置」的歷程（111頁）。

簡而言之，經驗的結構性有著自身經驗收發的意向性，這可以從經驗的脈絡、從其敘事之中還原而得。Heidegger的晚年進入了意義「途徑」的探索，探索自我的覺察如何成為意義回返的居所。但Heidegger畢竟並非臨床心理學家或是諮商心理工作者，臨床的現場，我們會碰到意識破碎，人我分際消失的個案與其經驗文本，其時間性結構也會變得脆弱。如此，我們如何談「自我」與「此在」？

若說Heidegger開展了對時間性與拓樸學的開展，Ricoeur（1991）則繼續在時間結構的詮釋學向度上提出詮釋的循環（hermeneutic circle）的觀點，認為敘事為從現在回返過去，再回返現在的循環歷程。敘事本身既是時間的存在（temporal existence）也是敘事的行動（the act of narrating）（Ricoeur, 1979, 1980）。Ricoeur（1979）認為敘事將存在經驗透過情節化（emplotment）的過程與其自身所結構的時間（the time of its structures）形成歷史文本，並在原本結構中形成解組與重組的循環，在象徵中解除象徵與再度象徵化，因而形成觀看與理解經驗的視域（horizon）。Ricoeur（1980）形成了敘事的時間性理論，藉由情節的連結，顛覆歷史，重新形成敘事，這樣迂迴往返所形成的時間，他稱之為敘事時間（narrative time），補充了自我在過去經驗未被訴說，然後得以被訴說，然後得以在被述說的經驗意義修補而得以形成自我的歷史。透過詮釋，經驗的象徵性與時間性重組為敘事結構，存在經驗中具有過去、現在、未來時間性的意義結構得以成形。

在此處做個小結，我們可以說Heidegger區分了存在與存有，從本體的探問開啟了存有的時間性基礎並且也開展了經驗的拓樸學結構將意義與其「居所」形成探問的

<sup>6</sup>有許多研究者直接翻譯為「處所」但這應該是尚未具有指涉地點意涵的定點經驗，在此直接音譯為拓樸，意為存在經驗碎片中與場所地方所連結的意義單元。

方向，而Ricoeur從敘事的時間性形成了過去、現在、未來的結構探究，藉詮釋循環的歷程中建構了經驗中意義視域的歷史性。透過敘事文本的現象學還原，經驗的結構變得有跡可尋，可以一窺存有的意義如何通抵、迴向與迂迴於人我之間。詮釋現象學開展了經驗結構的探究，從時間性與拓樸關係的探問得以檢視經驗自身（McLeod, 2001）。這樣的探問也帶來了方法論的可能性，而Heidegger的探索雖在他的生命終結前止於對於「意義棲居居所」的揭示，但卻對人文地理學有著深厚的影響，讓我們可以打破空間與地方的實體，將「自我」視作容納意義的返家（homecoming）居所。在下節將連結人文地理學與情緒地理學的認識論點，更明確的談論經驗的拓樸結構與其空間性的開展。

## 二、人文地理學與情緒地理學對於存在經驗與存有的倫理探問：存在經驗的意義開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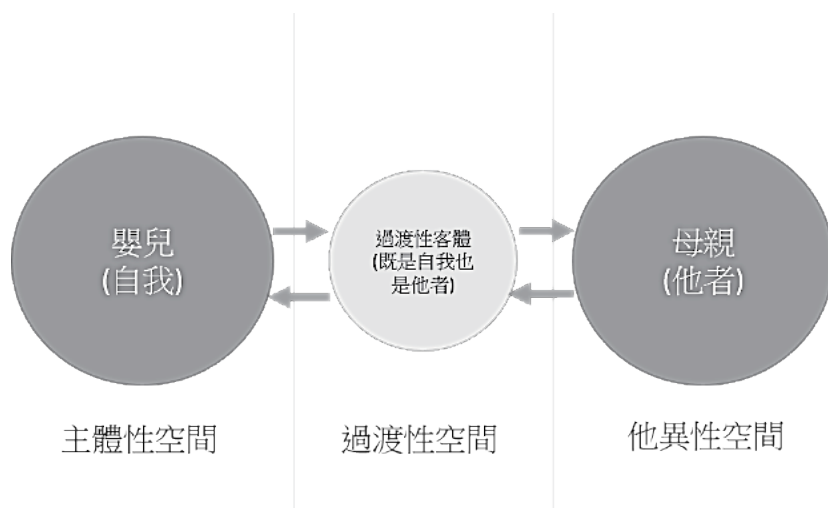
人文地理學家Malpas（1999）認為，人類的「存有」是一種「在地存有（human-being-in-place）」具有與地方連結的「在一方存有（being-in-a-place）」的存在經驗，相對於Heidegger的「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的概念更有著與地方不可切斷的連結。「Place」一字的翻譯基礎，根據曾旭正（2010）的探究，有著「地、場、所、在」的中文原意，縱使Heidegger提出了世界的存有立身概念，但地理學家仍將世界（world）與空間（space）與地方（place）相別，認為存有是一種自我（self）與地點（place）本體上的倫理關係。而從自我（self）著眼，情緒地理學家Bondi（2007）認為，諮商與心理分析自Freud開始即發展著地理學上的拓樸探問，讓心理分析得以從意識與無意識的動力、結構與途徑從水平面上的意識表層開始向水平面下冰山深處的無意識形成探問的路徑。

Bondi（2005）重新將心理治療對於「空間」的觀點放入了人類意識得以分化為自我與他者的內在空間進展。她以英國客體關係理論學者Winnicott（1971）的「過渡空間（transitional space）」與「過渡性客體（transitional object）」的理論說明自我的主體意識在嬰兒時期的發展過程之中，朝向母親這個他者所發展出位於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倫理位置之位移（如圖一）。在意識初發之時，嬰兒的自我向外拓展，目的在形成母親這個第一個依附對象的客體，然而嬰兒並沒有行動的能力，僅能從身體的感覺、情緒與想像力組成一個與母親相同的意識體，以此形成與母親的依附關係，即使母親不在，也可以感受與母親的連結。母親，是第一個「他者」與意識發展的對象，自我，也是當依附關係形成之時得以鏡射回返的關係意義居所。而中間這個容納「想像中的他者」的區域，可以是孩子的自我，也可以是想像的母親<sup>7</sup>，謂之「過渡性空

間」，成為自我與他者的意義過渡途徑，往來於主體性空間與他異性空間。

心理分析在諮商與心理治療工作的進展，在於從情感的依附歷程中形成意識的拓樸結構以及自我主體性的定位。尤其是客體關係理論，將母嬰這「第一個倫理」從嬰兒意識之初，從無自我無他者的意識階段，到自我與他者得以兩分，最終形成界線人際開展。其中「自我」的主體性、「他者」的他異性，以及此兩個主體的間際空間逐漸分化為意義往像的三個空間。英國心理分析學家Klein也以發展心理「位置（position）」<sup>8</sup>來說明嬰兒情緒與依附關係的發展，猶如從一個發展位置往下一個發展位置的成長，或是因為壓力而退回前一個發展位置的迂迴途徑。心理分析本身就是一個地理學與拓樸學的產物，讓「自我」得以透過理論的開展而進行拓樸學的結構式分析。

人什麼時候可以用語言來表述自己？什麼時候可以說將自身的存在經驗與他者溝通與交流？Klein 與 Winnicott從發展「位置」與「過渡性空間」的論述回應了在上一節的本體質問，經驗的意義在自我與他者的三個空間之中穿梭，終究形成了我與他者的相異性覺知。我的主體性、他人的主體性，以及人我之間的主體間際性鋪陳了意義



圖一 過渡性空間

<sup>7</sup> 例如，嬰兒被母親喝叱，感到難過而抱著他的毛茸茸娃娃哭泣。嬰兒閉著眼睛，抱著娃娃抱的緊緊的，這時的絨毛娃娃可以是自己，也可以是媽媽的象徵；同時此時的嬰兒自身，也具有著自己與母親的象徵意涵。根據Winnicott，嬰兒有了一個過渡空間，可以轉化自己與他者。

<sup>8</sup> 妄想類分裂的心理位置（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與憂鬱的心理位置（depressive position）。

開展的地圖。所以雖然幼兒尚未發展語言，但他們的身體經驗會在日復一日與環境的互動中發展成語言的基礎，敘事文本所表述的存在經驗，也因此可以從人我關係與時間性形成演繹或進行還原。故事之中，與某個人的篇章，也再說著在一個時候，穿過有形與無形的疆界，與某人在一起。

所以，兩個人的身體很遠，但心卻很靠近，是一種敘事脈絡，但卻是地理學「距離」的本質。更直接的來說，這不是敘事的技巧或隱喻式的描繪手法，而是敘事有其地理性的本體論。人文地理學始於華裔地理學家段義孚（Tuan, 1974, 2006）所引發的人文轉向，他認為人經驗世界的方式並非從科學客觀的角度，使用雷達般精準量測人與世界的距離；相反的，人對於世界的理解充滿著主觀性，無時無刻都在建構著主觀而具現時性（presence）的地景（landscape）詮釋（Tuan, 2006）。例如，「家鄉」便是一個人一生之中來來回回移動的中心，每一次的離家與返家移動都可能帶有豐富的情感。因此，在個人的主觀經驗中，家的往返並非只是兩個定點間的物理空間移動，而是有著心理情感轉換，屬於「內在私領域」的內部移動，以及肉身在物理空間的「外在領域」的移動特性。而一個人的主觀經驗，就是物理與心理位置的共同位移結果。這也是有些時候返家的路很長，離家舉步維艱的主觀距離知覺。

情緒地理學便是將心理學融入空間性覺知的認識論與方法論。Davinson、Bondi 與 Smith（2007）等人融合入了女性主義與心理分析理論，開啟了地理學對於私領域與內在空間的情緒研究轉向。她們認為情緒帶領了個人去經驗與詮釋身體經驗的方式，也影響了人知覺整個世界的方式與主觀距離（Bondi, 2005）。例如，人可能會因為隔壁街發生兇案，因恐懼而繞路而行，因此改變了自己的移動方式與環境的感知。在此地理學研究的情緒轉向（emotional turn）中，存在經驗與人我關係可以使用「距離」、「深度」、「尺度」等地理學名詞描述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的距離與關係。例如，我們可能會聽到「我和你感覺好遠」，「這樣的理解很深」等使用地理學名詞的描述。另外，這樣的主體經驗也是動力與動態的，情緒的波動可以用「海嘯」、「懸崖」、「山谷」、「森林」等地景式的隱喻，勾勒出內在經驗因情緒所形成的「心理地景（psychological landscape）」，而可進而從其所蘊含的象徵意義探索個人的私領域與內在空間。如台灣歌手伍佰的「挪威的森林」便是形容關係中深邃而憂鬱的情感連結。

更甚者，在病理學上，懼曠症（agoraphobia）便是一個因為地理位置與心理狀態連結所形成的焦慮狀態，是一種人失去了連結感的焦慮症狀。Bondi用防衛機制的概念基礎，說明個體將內在心理空間與私領域所無法承受之「壞的經驗」，「投射

(projection)」到外在空間與公領域；並用「內攝(introjection)」的機制，將外在空間與公領域中的好經驗，置入自己的內在空間與私領域之中；同時以分裂(spilitting)的機制，將好壞兩分，讓內外與公有私有領域形成意識的疆界，形成本體的安全感(ontological security)，得以區隔個人經驗與現實世界的經驗(Bondi, 2014)。Bondi用一個婦女家中遭小偷的焦慮經驗與敘事研究，說明當生活空間已經建立本體安全感後，因為家中有物品不見而懷疑遭小偷光顧，到確認小偷真的曾經進入家中的安全空間，因而心理私領域所建立對家中空間的安全感受全部消失。轉念間，家中形成不安全的空間，焦慮也隨之因為本體安全感被破壞所產生的幻想恐懼而升高，雖身體在相同的空間，但因為內在與外在世界的安全疆界被打破，因心理位置的移轉，改變了對於外在環境的覺知。

在人與人的共情經驗(empathy)中，Bondi(2014)認為共情(或稱同理心)是對他者置身所在的理解(situated understanding)；其不只是對於他者之情緒理解的反應，而是置身於他者所在處境的可能性思考與返身思考。而在研究主體性的位置上，Bondi(2007)認為研究者的情緒經驗並不應全然被視為非理性的因子並排除在研究之外；相反地，應正視研究者的情緒在研究歷程中所開展之內在私領域與外在公領域的經驗開展，因為研究者也以自身的情緒同時在形成研究文本的詮釋空間(Bondi, 2005, 2007)。

人文地理學與情緒地理學以存在經驗所形成的位置、位移、疆界與途徑形成了空間性的詮釋與描述拓展(Smith, Davidson, Cameron, & Bondi, 2016)。這也是本文想聚焦之處，傳統的敘事研究方法重視經驗與脈絡的流轉，但卻忽略了經驗之所在與在不同的私領域與公領域的空間所發展的途徑。同時敘事分析在面對情緒經驗的處理應可再深入存有之所在，透過將對敘事文本的解構與理解拓展為「地方中之人」的存有。然而，這仍是一個新的心理學知識論與方法論取向，正開始發揮學術的影響力，在國內目前尚待發展。方法論與研究例子也將在後論述。

### 三、台灣人文臨床研究的進展：存在經驗與存有的結構性探究與拓樸性開展

而在台灣的臨床與諮商心理學，也對於存在經驗的主體性有了知識論的進展，雖然沒有地理學取向的融入，但從人文哲學的開枝所形成對於存在經驗的興趣，也形成了對於存在經驗(lived experience)與存有(being)的拓樸學論述，論述了受苦的結構性、時間性與倫理性。相對於實證取向的科學模式，從人文哲學、詮釋現象學與文化經驗為基礎，發展了對受苦、疾病與生死人文理解(余德慧, 2001; 余德慧、余安

邦、李維倫，2011；林耀盛、龔卓軍，2009）。例如，從疾病與生死的臨床現場，探問「面對面遭逢（face-to-face encounter）」經驗的時間與倫理結構，還原了「受苦」的倫理性，將研究者與臨床工作者定位於「見證他者之苦」的倫理位置，讓病苦的現場，成為研究探問自身「置身（situating）」於研究對象所在的可能性（翁士恆、彭榮邦，2018）。我們可以說，台灣本土的人文臨床進展，讓研究者得以進入受苦者的內在空間了解存在經驗與存有的結構與經驗。

例如，在一篇探討臨終經驗的論文之中，余德慧、石世明與夏淑怡（2006）在安寧病房的臨床處境之中，直入了臨終者最後人生中「知病」與「死覺」的主體經驗，探索當人之將死之際，而「身在何處」的時間性結構，並給出了結構性的描述。當身體衰敗中所意識的自我，「在」哪裡？他們用「沉默皺摺」探問了主體經驗：「沈默」來自於人我倫理逐漸虛無，「皺摺」來自於時間性的開展，因「沈默」在現世的線性時間截入了時間線，開展了「縱深時間」的覺知。那不是二次元的線性平面，而有著第三象限的「深度」，是立體的，如同在皺摺般的經驗結構。在最後迫近死亡之時，而深入過去的回憶，在彌留之際將過去時光攤開而重回記憶的片段時刻。也就是說，時間在臨終者有著不同的經驗結構，它從現世的時間線性結構中開出了往存在經驗「深處」的非線性脈絡。

而李維倫（2015）也從回顧余德慧的論文中，從催眠過程意識發展的角度，論述存有與存在經驗不只具有著時間性結構，還有著語意、圖像與體感的三重拓樸結構。其中，語意意識受現實原則支配，在現世具有由過去指向過去、現在、未來的線性時間性結構。圖像意識專注於圖像，時間以圖像的象徵意義綻放開展其經驗結構；體感意識在確認感覺體感，將時間封閉在體感的知覺之中，重複地質問身體的感受。而三重意識構作模型之中的圖像意識，位於一個「過渡（transitional）」的中介位置，其中時間在此發散意義，過渡著語意意識中的線性序列以及體感意識的封閉時間。存在經驗具有著三重結構，而其各自有其時間性，也提供了還原的拓樸手法。在其「以置身所在做為心理學研究的目標現象及其相關之方法論」之文章中（李維倫，2004），更確認了涉入生活狀態之生活空間的重疊作為理解與探究意義生成的入口，研究者需要進入研究對象的主觀世界，進入其內在空間，探討共感共情的意義生發（李維倫，2017）。

台灣學者從臨床場域的現場開啟對於存在經驗與「存有」的人文臨床探問，質問著迥異於傳統敘事研究方法對經驗文本的掌握，而試圖從主體經驗「如其所是」的現象學懸置（epoche）操作中，還原「存有」具有其結構、質地、方向、時間性以及倫

理性。相異於歐陸侷限在哲學層次的思考，台灣在本土進展上有了人文臨床的現象學實徵探究。以倫理為核心，「自我」與「他者」是意義開展地圖的兩個端點，以置身所在（situatedness）與置身所在的理解（situated understanding）作為入口，探問主體性經驗從「自我」出發，指向他者，再從外所指向回「自我」的意義開展途徑。也就是說，研究者置身入研究對象的經驗位置，進入人我之間倫理所稱開的空間，從自我與他者兩端點的經驗結構性、時間性與空間性，還原經驗本質中意義指向的途徑。換言之，敘事是存在經驗與存有的意義所開展的軌跡，從詮釋現象學與情緒地理學的觀點探究，研究者可以將存在經驗的敘事文本還原為自我與他者的意義地圖，還原其本有的經驗結構與時間結構。從詮釋現象學與情緒地理學，以下將探討如何達到此研究目的的方法論。

### 肆、存在經驗與存有的兩個方法論點：意義途徑與經驗結構

從本體論與知識論的整理中，我們形成了由內在私領域與外在現實世界或公領域意義發展移動論述，與從敘事脈絡中還原存在經驗與存有的結構本質的必要性。在方法論上我們可以總結的是：如何從敘事脈絡的經驗文本，還原存在經驗與存有的空間性與時間性結構，以及其意義開展的途徑？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延伸本體論、知識論到方法論的探討：第一，拓展經驗與敘事文本的空間性，從其中追索意義途徑的開展，這部分可以參照情緒地理學勾勒情緒地景的方式，探討內在空間私領域與外在空間的經驗拓樸與移動途徑，也就是去描繪意義途徑與主體的移動形成對於內在地景的深度理解；第二，以現象學方式，還原存在經驗與存有的本質，質疑意義的理所當然性（taken-for-granted-ness），同時還原經驗存在經驗與存有的結構與時間性。為了達成這個目的，我們必須裂解重組與還原原有的意義結構，並以還原（reduction）的操作重組意義的生成。這兩種方法論，都以研究者自身的主體性作為意義開展與收束的端點，需要開放研究者的內在私領域，達到置身所在（situatedness）與置身所在的理解（situated understanding）的研究目標。

#### 一、意義途徑與主體性的移動勾勒：描繪內在地景

從敘事文本拓展存在經驗與存有的空間性，而勾勒內外空間的位置、地點與主體性的移動作為分析方法，是一個還原的歷程，還是一個隱喻化（metaphorize）的操作？簡單的說，是把經驗隱喻化為一個地景描述，還是認定所形成的地景勾勒是一個

內在空間的本體樣貌？若我們以Winnicott（1971）所提出的過渡空間與過渡性客體的概念（如圖一）來看，內在地景位於主體性空間與他異性空間的過渡位置，如同一個「橋」或通道一樣指向自我與他者，連結著內在空間與外在世界。Winnicott提出「未成形（formlessness）」之概念，論述過渡空間中模糊的經驗如何被聚集形成「非我」之物，然後以此「非我」作為過度指向他者<sup>9</sup>。也就是說，這個模糊地帶代表著尚未成形的語意指涉；將體感與圖像的「無語言」形成「經驗中未成形的語意結構」，指向語言結構中「非我」的受格。

以上的說法很抽象，但是我們可以用嬰兒意識尚待整合的過程中探索母體而認定母體的歷程來理解，嬰兒一出生尚未擁有記憶，但是藉著母親的膚觸、哺乳、氣味與呢喃，逐漸的將這些知覺經驗的碎片組成「尚未成為母親」的客體，可能是母親的衣角，可能是熟悉的包巾邊角，藉著與這個過渡客體的依附，度過母親真正臨身的焦慮。根據Bondi（2007）與Winnicott（1971），「未成形」具有混沌、無脈絡與非結構的特性，是一個「即將」形成具有經驗結構與意義的連結，其本質，指向自我的空間之外。由於對母親的渴求，指向他者的認定，與返身回自我的生成。

### （一）人文地理學聚焦經驗的方法論

而描繪內在地景的主要媒介在於情緒聚焦，在談到地理學方法「情緒的轉向（emotional turns）」，Bondi（2005）在一篇重要探討地理學與心理治療的論文中提到不同取向的人文地理學重要方法論：（1）人文地理學：扎根主體現實與促發情感經驗；（2）女性主義地理學：解構「關係／情感」與「自我／他者」的疆界；（3）非代表性地理學：尋找超越（beyond）情緒與認知的脈絡。這三個方法，都重視著與重要客體的「位置」所關連的情感經驗，藉著情感做為主體的存在經驗，重塑其意義途徑與結構。這三個方法論也提供了對於Bondi所提及「過渡空間」勾勒主體性與描繪內在地景的主要探問方法：擱置因果論述，描繪經驗情感牽涉的親疏遠近、拉扯與轉變的人我關係。

情緒地理學的手法，以描繪（illustrate）情感經驗所變動的內在空間景觀，不帶線性因果的勾勒情緒，形成內在景觀的描述，以此脈絡描述經驗如何過渡（或橋接著）主觀與現實。但這樣對於內在空間性的意義拓展，不一定是將一個內在經驗隱喻化（metaphorize），例如，「內心的囚籠」，那可能真的感知到了囚籠，是一種本體

<sup>9</sup>Winnicott用泰迪熊為例，說明嬰兒會用泰迪熊的擁抱經驗形成一個指向母親的情感經驗。

具有身體感知的描述，而非知識論的理解性刻畫（plotting）。

而返身性（reflexivity）的操作方法則是描繪內在地景的重要憑藉，以研究者對於研究現象置身所在的理解，反思由外界現實所聚集的自我經驗。Bondi等人（2007）從女性主義的「權力分析」方法，細察在敘事脈絡中存在經驗的相互關係，從權力省思理解敘事經驗中人與所在地方之關係的消長、移動與轉化。她從敘說者的歷史文本與自傳文本做為探問的材料，以反身性覺察（reflexive awareness）形成人與地方的主體性移動：人是主體，他者／地方／世界是客體，而情感形成了主體往向客體的移動以及客體關係的意義發展途徑。

情緒地理學家也提出了「情緒地景（emotional landscape）」的概念以更精準的呈現內在地景的情緒本質，Bondi等人（2007），認為人的情感驅動了人探知世界的知覺，同時也形成了內在的關係地圖與對於外在世界的人文詮釋。因此生活重要事件的影響並非單純情緒狀態的改變與轉換，還包括人所覺知的世界樣態。例如，當戀人歷經分手，會覺得舉步艱難，難以面對世界，內在猶如海嘯與地震一樣，會將過去回憶化為碎片。這樣的「海嘯」與「地震」所形成的內在世界，其實是失戀者的主觀經驗，經歷著內在知覺世界的快速流轉。情緒地理學所提出的方法，就是將混沌的內在經驗，形成對於「地景」的勾勒與刻畫，以此拓樸關係連結自我，他者與意義的指向。

以「失落」這個情緒經驗為例，代表的可以是心理、肉身或兩者皆具的迷失方向。從禪宗《指月錄》卷廿八中「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又是山」的三種處境之詮釋，我們可以把「失落」以山的情緒地理表述，這個「山」是在內在還是在外在？這裡，「山」是一個內在的地景與外在地景的轉換體，因為主體性的位置不同，自我經驗也因為與山的相對關係而有所轉化。我們可以說，情緒地理學的方法論目的，是描繪出《指月錄》中「人與『山中的人心中的「山」』」關係脈絡之堆疊。因為內在地景的轉化，所以「心境」的意義可以探究。人文地理學提供了一個擱置因果與主客觀的對比，藉著解構人我與內外存的疆界，進入「在何處存有（being-in）」的定位，以及意義之移動與轉化之途徑。

我們在這裡做一個小結，情緒地理學的方法，在（1）擱置因果，描繪情緒所支撐的人我關係；（2）返身思考，置身所在的理解意義的發展與轉化；（3）描繪情緒地景，描述情感經驗與意義在內外空間移動的拓樸特性。

## （二）描繪情緒地景以形成意義途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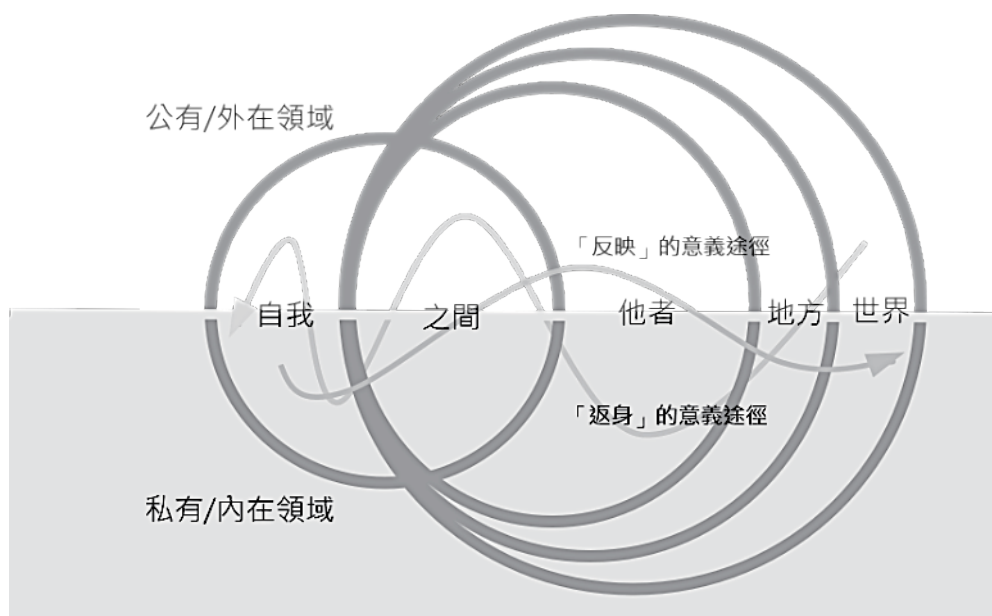
再問而這樣的分析手法是否僅僅只是以隱喻化（*metaphorize*）的方式重新描繪心理狀態？我們可以說隱喻的使用豐富了敘事研究探索意義的結構與情節化的敘說方式，這樣的分析手法已經在諮商與心理治療的研究方法論中存在。但描繪情緒地景並非僅僅使用隱喻作為內在狀態的表徵，而是使用具有地理特性的概念表徵（作為隱喻）以勾勒出地景的轉變以及心境的定位與移動，進而呈現自我、他者之間這三個位置以及內在私領域與外在公領域的移動，與移動所造成的意義途徑。如圖一所示，自我與他者、地方、世界作為根本性的倫理，有著公有的外在客觀領域與私有的內在領域，而這個地圖卻是意義開展的疆界，當得以從內在／外在的自我／他者／之間的位置去定位意義的起點，而追索意義形成的路徑與軌跡。

這裡可以呼應本文第二節所引用的兩個意義途徑探問方法「反映（*reflection*）」與「返身（*reflexivity*）」所開展的我、他者、世界的關係，「反映」就是一個由自我所向外移動的意義映徑，在公有與私有的空間中找到定位並形成意義的軌跡與路徑，從行動確認與行動對象並在行動的場域世界定位自我的主體性。而「返身」則是由外而內的相反途徑，從環境的變化與人我關係的轉化去反思自身在情境中的經驗，這也可以視為一個意義自外游移迂迴而返回自我、從肉身到本心的歷程。若透過這樣距離與途徑的開展，瞭解意義在自我、他者與世界之間定位與移動便是一種具有動性（*mobility*）的經驗地景，如此一來敘事脈絡就不再只是隱喻，而是帶有地理性的經驗歷史，是一個「存有」意義的建構歷程。

此地理學手法的勾勒，也質問著行動實踐者在我關係與主客觀的位置，讓諮商與心理治療研究得以去探究「轉化」與「改變」在哪一個空間、朝何種途徑發生。余德慧（2009，2011）曾經探索了「冥視空間」與「身體內景」的內在空間性勾繪，以身體其實是一個覺察的經驗空間，有別於在肉身所在的實體現實，探索透過思考所棲居的內在世界，以此演繹意義是一種身體「空間」的「內景」。而程以萱（2015）的研究中，以自身為台北長大卻在玉里工作的異鄉人，紮根玉里生活多年後返回台北，卻在台北街頭覺得迷失，從玉里與台北的空間差異，以及其與玉里兒童遭逢的反思，作為理解在地生存經驗的內在地景，藉由描繪呈現生活在玉里與台北兩地的人我經驗與地方感，堆疊出都市與鄉村在生活經驗「匱乏」感的反差，而回應「都市與鄉村誰匱乏？誰覺得他人匱乏？」的矛盾意象，以詮釋自身的失落（*lost*），與藉此探討「家」並非身體所在的地方，而會經由生活經驗改變形成定位自己歸屬台北、玉里的

困境。自我與世界的存有意義，其實超越了肉身與世界的位置距離，是一個外在現實與內在世界往返的歷程。透過情緒地理學的方法可以達成這個超越性（transcendence）的描繪與勾勒。

賴芸秀（2015）的論文也清楚說明了這種在內在空間與外在現實遊歷所返身的自我專業反思。她從臨床心理學實踐者的位置，以「壯遊」的意向象徵化了臨床心理學的實踐者面對不同的臨床對象，在學習中充滿情感的訓練歷程，並非只是知識與技術的收受，而是從面對臨床對象的情感與倫理覺察中迂迴的認同「心理師」的專業位置，在這個以地景呈現的分析之中，她描繪了社會、文化與道德層面在不同位置的自我形成了專業訓練過程，有如「涓流」般穩定的學習與感受、潑灑在身上的「水花」從受苦的臉孔提醒自身的責任、實習時猶如在「淺灘」中感受人文理想與臨床現實的矛盾、最後從一次次的治療回饋中得到「匯流」般知識與臨床手藝的匯聚，這些情緒地景在實踐的不同階段中面對著自己的專業責任所帶來的成長與限制，最後呼應著自己的專業成長，度過「涓流」、「水花」、「淺灘」、「匯流」的旅程。賴芸秀以此壯遊的地圖說明臨床心理專業匯入了自身的情感，在內在空間經歷不同的心靈風景的轉換。同時從他者之苦逐漸養成專業的覺知，而能在治療室中與個案坦誠以對，從內向外而返身的專業成長。透過勾勒內在空間與外在現實世界之間的往返與迂迴，存有的意義也得以被追溯與探索。在如圖二所示之人、我與「之間」的空間與疆界中，情緒地理學的方法勾勒出了意義開展的移動途境與經驗遊歷的地圖。如此一來，諮商與心理治療研究所探文的「改變」就不只是兩個時間點的差異，而是具有空間與時間特性的經驗移動地圖。



圖二 地理學勾勒意義發展途徑示意圖

## 二、主體經驗的意義還原：裂解、重組與還原所生成之結構與途徑

而詮釋現象學在經驗結構上的探究，質疑了生活世界因果的線性順序規則，以及萬物皆有序的理所當然性，讓表象懸置，回到混沌並形成意義的再次定位。此為現象學還原（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的方法，擱置現象的因果性，讓意義得以從原本的經驗結構中裂解，再度的形成更本體的結構性連結。在詮釋現象學的方法論發展上，有兩個重要的進展，第一是描述現象學的分析（Discriptive Phenomenology），以現象學擱置與變異的方法論為基礎；第二是批判性敘事的分析（Critical Narrative Analysis），以敘事為主體解構與重整經驗的時間性結構（Landridge, 2007）。兩種方法都欲從敘事文本中還原經驗的主體性與結構性，以下分別說明。

### （一）以描述現象學（Discriptive Phenomenology）還原經驗之普遍結構與時間性結構

在Giorgi（1985）明確地定義描述現象學的五個分析方式，是一個從「整體」裂解到「部分」再形成「整體」的探問過程，形成意義生成的方法論：（1）蒐集語文資料；（2）閱讀資料以獲得整體；（3）將資料拆解為意義單元；（4）將意義單元轉化為形成生活世界的心理狀態描述；（5）「總和描述（synthesize）」以成為經驗

的普遍結構。從語言所建構的經驗世界，透過現象學裂解回不具敘事結構的意義單元；從意義的指向重新成為整體—於是原始敘事裂解後再構，形成新的敘事與理解。經驗自身的「結構」也因此得以被探究。

李維倫與賴憶嫻（2009）更豐富了存在經驗與存有的拓樸探索，以Giorgi的描述現象學方法作為基礎，提出了六個步驟的方法論操作以作為現象學還原的文本分析：（1）資料蒐集；（2）沉浸閱讀；（3）意義單元拆解與改寫；（4）構成主題；（5）置身結構與（6）普遍結構。和Giorgi略為不同的是，他們提出了將經驗文本裂解為意義單元後，形成「置身結構」往向「普遍結構」的逕路。「置身結構」就是研究者置身於經驗者當下經驗的理解，以此可能性通往「普遍結構」，也就是再度勾連於經驗中的普世意義。「存有」是一種「具有形構作用的寓居於世的樣態」（289-290頁），是一種由自身通往世界的連結，也是一種與他者與世界「共在」的經驗狀態；因此，研究者並非「守著事實或意義的認知，而是進入與他人的共在關係」（290頁），是透過研究對象的個人經驗，通往經驗共通的世界之可能性。諮商與心理治療的實踐，亦然如此。

詮釋現象學的方法論探求主體經驗的「結構」性，藉由還原其普遍的樣態形成對存在經驗與存有的理解。李維倫與賴憶嫻（2009）於〈現象學方法論：存在行動的投入〉一文的方法論貢獻被廣泛的應用在現象學研究之中。從對普遍結構的還原，我們可以在臨床現場，探問著生病與受苦的存在經驗，視「受苦」與「生病」為兩種具不同結構的存在經驗，如病痛之苦與倫理之苦揭示著迥異的存有意義。然而，現象學還原的探索有著探問的路徑終點，在於經驗自身所具有的普遍結構，即其所意指的價值與意義，為人類群體所普遍的認同與理解。因此透過探問與置身所在的操作，意義得以從裂解後還原，由普遍結構的形成而獲得驗證。以此對於敘事與經驗文本的解構，並非如自我敘說研究般讓敘事暴露在自說自話，與意義無限開展無從收束的風險之中，而是從擱置敘事的因果性，破裂存在經驗既有的敘事架構，從其所裂解的意義單元，聚集意義之指向，所以可由個人的特殊病症經驗，還原為「受苦」的普遍經驗，找到為誰、為何而苦的倫理本體論點，以及以「我們」的連結共存於世的可能性。所以，某個疾病的經驗，其實在說著「我們」所可能都會有個倫理處境，不一定共有此病，但可能有著相似的受苦。

除了擱置因果，裂解敘事之因果結構以形成普遍結構的操作之外，從特定的存在經驗如受苦與人文臨床的現場，存在經驗的「結構性」有著更為具體的階層與疆界。李維倫（2015）在〈柔適照顧的時間與空間：余德慧教授的最後追索〉一文中，提出意識具有三重結構的方法論述。從余德慧教授最後在臨終與臨床照護的工作與經驗文本，透過現象學還原的方法，李維倫認為「存在經驗」與「存有」的主體意識，有著以體感為基礎、圖像為過渡，語意為表層的三層拓樸結構。此拓樸結構說明著「敘說」行動從身體到語言的發展與疆界性：透過的行動，語言的「語意」得以與外界互通，來自於體感經驗與圖像等「無語言」的經驗所堆疊，這些經驗可以被象徵化，形成秩序，然後得以形成語意而輸出。

也就是說，主體經驗再成為敘事之前，已經以體感與圖像的形式在「無語言」的狀態下運作，而體感的經驗相較圖像的經驗更為原始，以膚觸為感知來源。敘事經由現象學的操作，不只要分析文本的文字與語意，更是要找到文字所引含的經驗，也就是需要進行還原（reduction）的操作。李維倫（2015）的三重結構論述其實提供了現象學還原的方向：第一，體感經驗與圖像經驗的往返與分化；第二，圖像經驗與言說經驗的往返與分化；第三，圖像經驗作為「過渡」體感經驗與言說經驗的中介位置。透過現象學的方法論，敘事研究得以穿透語言的表層，「還原」到無語言的體感與圖像主體性經驗中，一窺存在經驗與存有的經驗結構。

這個本土的進展也讓人文臨床與療癒的觀點，可以超脫敘事的語言本質，去探索臨床中更為原始的現象，朝向特殊處境進行生命探究，例如，語言失能者的敘事研究。羅捷（2019）在〈從感受到語言的奮鬥：自閉類群者的生活經驗探究〉的研究對自閉的青少年所進行的現象學還原分析中，從現場的訪談檔案，可以跳脫自閉症兒童語言結構的缺陷，一方面擱置語言中的因果論述，一方面從話語與敘事的非語言脈絡，例如對於身體的與視覺的經驗描述，合併訪談時所觀察的非語言訊息。她將自閉症人際溝通困難的症狀，透過還原的操作，發現其實為語言生成的遲滯，因為時間性結構與常人的差異所形成的經驗困境。簡單的說，自閉症的青少年可能具有溝通的能力，卻因為對於話題理解的同步延滯，形成意義接續的溝通困境。

總結本節，本文認為論述現象學方法論的目的，在從經驗文本還原存在經驗與「存有」自身的結構性。本文認為，現象學方法讓研究者有步驟地藉由探求普遍結構還原事物的本質，而不流於語言的表面語用語法的規則，甚至突破語言自身語意語法的限制。而這一小節也整理了台灣學者在現象學研究方法的特殊進展，在於還原時間性的結構與語意、圖像與體感的三重結構性。透過現象學的手法，讓敘事研究更能從

一般人的經驗文本，延伸到特殊處境的存在經驗，例如臨終、退化與語言功能失能者的生命經驗。這也是人文臨床與療癒在學術研究的進展（余德慧、余安邦、李維倫，2011）。

然而，若是從現象學方法論中懸置因果的分析起手式，固然可以探究事物的意義結構，但是若是具有時間本質的歷史文本與敘事文本，除了描述現象學的方法以外，是否可以有更合切的方式？事實上，Heidegger 與 Husserl 在方法論的爭議，便是「時間」是否可以懸置？的確，過去、現在、未來的線性時間在現實上是無法倒轉，因此不同時間的敘事文本可以透過此必然的線性重組。McLeod（2001）使用聖經的例子說明詮釋學的工作是藉由重組敘事的過程檢驗了不同時間文本意義的連續性與真實性，並說明「現象學」與「詮釋學」有著不同的本體論思考。

因此，若我們再考慮文本中「時間」的本質，例如我們的文本具有高度的歷史性與敘事的特質，而所形成的論述也具有著時間序列的關係。那麼意義的途徑勢必穿越時間，這也是Ricoeur（1980）的重要貢獻。從敘事研究中探究時間性的結構，我們可以從Ricoeur的工作中進一步瞭解生活經驗的時間與敘事的方法論，同時將詮釋學（hermeneutics）的思考引入，探討在不同時間的經驗文本所離散聚合的意義流變，本文整理了批判性敘事分析此研究方法如下。

## （二）批判性敘事分析（Critical Narrative Analysis）

批判性敘事分析（Critical Narrative Analysis）來自於Ricoeur在詮釋學與敘事時間性（temporality）的工作，Langdrige（2007）從Ricoeur 與 Gardamar 的詮釋現象學觀點提出的批判性敘說分析（Critical Narrative Analysis, CNA），目的在從敘事經驗分析不同的詮釋視域（hermeneutic horizon）並形成「理解」的時間性與空間性結構。Landridge參考McAdams於敘事分析的觀點，以及詮釋現象學由擱置因果與想像變異到意象性的形成，從敘事的時間性形成視域的融合與詮釋學循環，設計了六個步驟但卻接續循環的敘事分析方法，從個案自身的敘事文本與敘事中的經驗結構進行橫向與縱向的分析，六個步驟分別為：

### **第一步：批判主體想像（Acritique of the illusions of the subject）**

從研究所搜集的文本，針對研究主題進行最適切的批判性詮釋，並有效地利用返身思考（reflexivity），仔細閱讀文字紀錄使得經驗得以從文字語意的表面裂解，以此形成天真的理解（naive understanding）的入口。

### **第二步：辨識敘事、敘事語調及修辭功能（Identifying narratives, narrative tone and rhetorical function）**

從文本中區辯可以被辨識的敘事情結，並逐步聚焦在主要敘事的時間結構，從內容與意義變化起伏之處，找尋意義的新起點。從敘事的語調批判其意義的獨特理解，分析不在文字表層意涵的訊息，也關注在文本中產生特定語調時的修辭，以將分析敘事之語調突顯出來，強化已經被提出的論述。

### **第三步：身分與身分塑造（Identities and identity wo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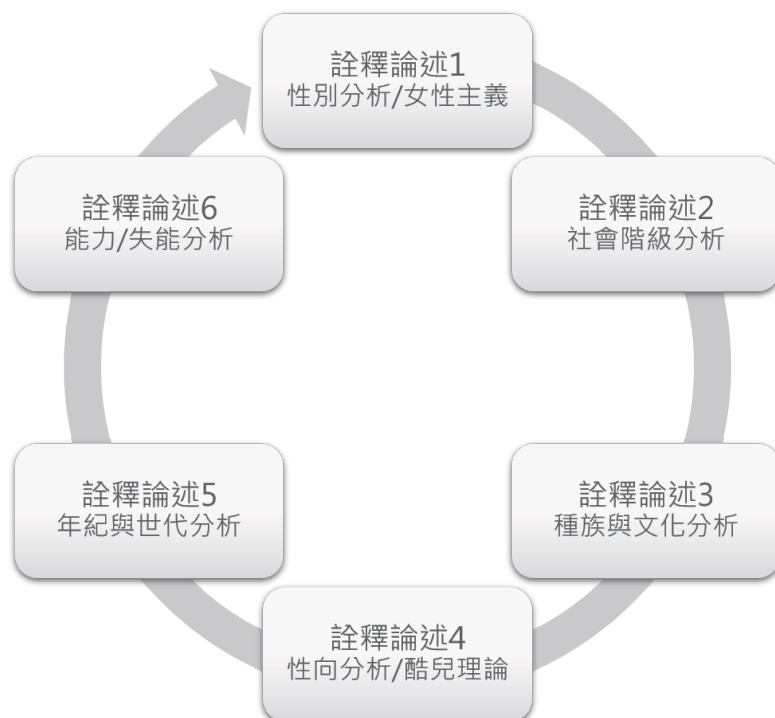
分析敘說故事中所帶出的自我面向與人我關係，以定位敘事者存在經驗中的身分認同。透過探討在敘事修辭上的功能形成說故事的人的自我認同、身份以及其所指涉的文化與社會意涵。

### **第四步：主題排序與關係分析（Thematic priorities and relationships）**

瀏覽文本並沉浸在文本閱讀之中，透過選擇性閱讀（selective reading）的策略找尋文本的敘事主題。然後組織為有意義的叢集（cluster），然後著手於主題的命名，形成主題的序列與從屬關係。在這裡，敘事開始由整體分裂為部分，並進行再次整合為新理解的準備。

### **第五步：顛覆（去定性化）敘事（Destablizing the narratives）**

對於所形成的文本較為政治性的批判，從社會、性別、文化等權力結構去批判此敘事經驗的理所當然性，必要時再回到步驟一的狀態進行想像變異與故事列解，以完成詮釋學的循環為目標，並以此置身所在的理解取代回到自身的詮釋。在Landridge（2007）的設計中，這是一個將敘事解構與裂解為詮釋視域的重要步驟，目的在裂解主軸的敘事脈絡，形成不同的詮釋學論述（hermeneutics）與其視域（horizons），以重組敘事的時間性。例如在故事中所隱含的世代、性別與種族等論述（如圖三）以此形成新的整合式敘事性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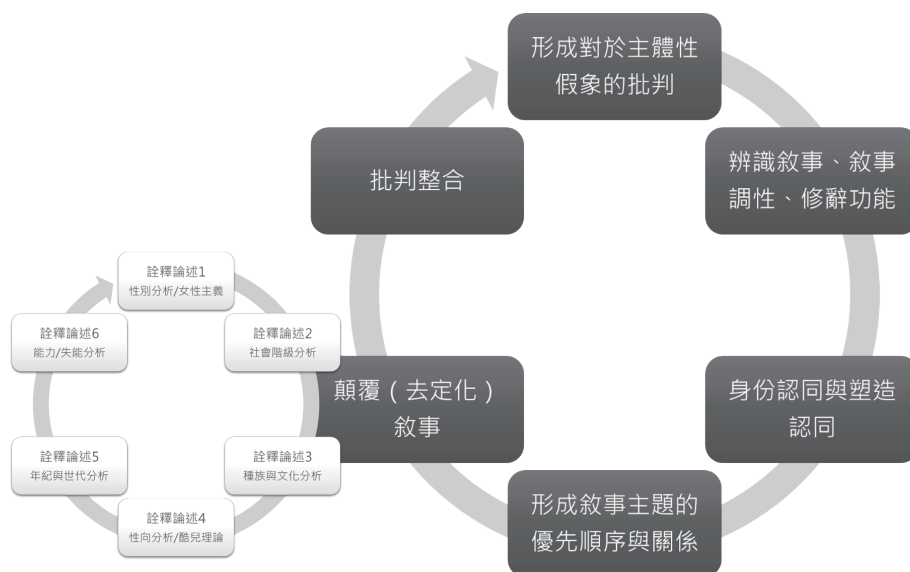
圖三 顛覆敘事以形成詮釋視域

### 第六步：批判式的整合（Synthesis）

最後一個步驟中將敘事重組，整合所有從文本中的批判、解構與發現，呈現主要敘說與主題的時間性結構。研究者透過反身思考（reflexivity）的過程對於原始的敘事資料融合不同視域的理解或思考，以此辨認所研究場域的行動、互動、思考、價值等事物之意義途徑的追溯，並得以形成詮釋現象學模型的基礎。

以上六個步驟如圖四所示，在過程之中會不斷的因為沉浸在故事之中而迸發出新的意義途徑，最終會在意義穩定的狀態形成綜合性論述，以勾勒出：（1）特定情境的辨認；（2）角色和行動的展現與辨認；（3）連結他人、物品、工具、技術、符號系統、空間與時間和（4）角色的行動、互動、感覺、說話、理解和寫作的模式。

簡而言之，CNA 的敘事分析形式，是透過進入研究對象的生活經驗，形成裂解敘事的結構，然後從詮釋的視域重新形成觀視存在經驗的角度，最後形成綜合性的論述與理解。相同於描述現象學分析的方式，原先的經驗結構透過置身所在的理解與返身性裂解為不同的詮釋視域，最終將詮釋視域形成詮釋循環的整體觀點。



圖四 CNA 的詮釋循環分析途徑

目前國內仍少有人用此研究法以分析敘事資料，但葉秉憲（2018）以此方法進行罕見疾病家庭的生活經驗探究，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例子說明敘事資料的獨特性如何透過CNA形成敘事的重整與意義的開展。罕見疾病的經驗有著相當的特殊性，其經驗的敘事文本在本質上並非絕症或重症的醫療敘事，而是有著超於常理，幾乎不可能發生但卻降臨到我的身上的「不可能性」。葉秉憲探以罕見疾病父母的生活經驗與照顧歷史為研究題材，探索在面對孩子的疾病時病況、病程的衝擊。其原始的敘事中有著龐大但非普遍性的經驗文本，其中又牽涉到了整個家庭系統因罕病處境在各自的倫理位置受苦的脈絡，例如對彼此的虧欠，對於無助的絕望等。從受苦經驗的時間性，葉秉憲形成了家長在生離死別、醫病關係、性別角色、社會文化等諸多敘事的敘事軸向，並發現所有的受苦經驗共同指向「天倫」的倫理關係。也就是說，在整合性敘事的總結討論看到「受苦」的詮釋循環，指向唯一的倫理：親子倫理，也因此受苦的承擔形成了這個倫理位置意義的抬昇。在所有事情皆出錯的時候，堅守自身的倫理位置

是一切受苦的承擔，因為我是孩子的父親或母親。這也讓葉秉憲的論文不只是故事線的鋪陳，而具有著高度的共情力度與情感張力。

詮釋現象學所開展的方法論，形成了對於生存經驗的結構性裂解與意義生發的途徑整理。描述現象學擱置了因果性，從話語的意義單元還原存在經驗與存有的普遍性結構。而承續自Ricoeur對於敘事的時間性論述，批判性敘事分析（CNA）形成對於經驗時間性結構的還原。無論是描述現象學或是存在現象學的分析手法，兩種方式都有著從整體裂解為部分，再重組為整體的詮釋歷程，並從其中探索存在經驗的時間性與拓樸學上的結構性，而得以還原存在經驗與存有的意義開展歷程。而本節藉由人文地理學與現象學方法所形成的敘事研究方向，將在下節總結與綜合論述。

## 伍、方法論綜合論述總結與結語：探問敘事裡所蘊含的「改變」

本文耙梳了哲學、現象學與敘事研究之相關文獻，整理探索「存在經驗」與「存有」之本體論、認識論的相關論述，並重新探討諮商與心理治療研究方法論的進展。從源自歐陸的存在現象哲學與人文地理學晚近的情緒轉向，以及本土心理學在臨床與學術研究的探問方法中，本文探討了敘事文本中經驗的結構性探討，並聚焦在情緒地理學與詮釋現象學兩類型處理手法，論述如何還原經驗結構與意義途徑。希望能夠豐富研究者在面對具故事性與歷史性的敘事文本時，得以從本質探討與分析的方法論參照。

在本體論於敘事本質的探討上，本文定義敘事本質是存在經驗與存有的開展，具有一個自我、他者、世界的相互倫理關係，從存在哲學、心理學與地理學的觀點，論述了存在經驗具有拓樸的結構性本質，而存有本質是倫理關係，具有意義的指向性，形成我、人與世界的相互關係，也代表當我們去理解與應用敘事脈絡時，從此觀點需要有更豐富的認識論基礎。因此，研究者可以暫時擱置文本中的邏輯與因果意涵，從而凝視文本中存在經驗與存有的核心，以此形成理解與詮釋的詮釋的方向。

因此，在認識論有關文獻的探討中，本文從現象學與存在哲學的取向重新論述了「存有」的意涵，從Heidegger對地方與時間的研究以及Ricoeur對敘事本質的論述中討論對於存有的結構認識基礎。從存在經驗自身的空間性與結構性，連結了精神分析史中對於空間性的探討，以及人文地理學與情緒地理學的發展歷史看待存在經驗中「意義」的移動意涵。而從台灣人文臨床與療癒的進展，本文也整理了在台灣的臨床敘事研究上，已經具有了探討經驗結構與意義途徑的相當成果。以論述以敘事研究生

命經驗的方法論，需要有考究經驗之結構與意義發展途徑這兩種主要形式。

所以，扣合回本文最開始的提問，如何探究經驗的「改變」與「轉化」？或是如何瞭解諮商與心理治療研究所促成的「改變」與「轉化」？在重新形成對於存在經驗與存有的認識後，本文所探討的方法學，就聚焦在如何分析與轉化敘事研究的質性資料，第一，聚焦在分析意義途徑的方法：本文源引了情緒地理學的方法，描繪與探究從內在空間與外在現實世界的移動，這裡經驗文本成為了內在空間與現實世界的不同地景，藉著描繪地景之間的移動形成意義轉化途徑的詮釋。本文從研究的例子細述擱置因果所形成的意義途徑與以描繪情緒地景的方式，說明了主體性如何朝向他者並與世界連結，形成Malpas (1999) 「在地存有」意義連結。

第二是探究經驗結構的方式：從現象學的還原 (reduction) 手法與詮釋現象學的分析，一方面分析存在經驗的結構性本質，一方面解構敘事的結構，形成新的詮釋循環 (hermeneutic circle)。這裡，經驗文本可以以描述現象學的手法，將文本中的因果擱置，分解為意義單元，重組以探索其結構本質；或者透過詮釋現象學的手法，將敘事裂解為不同詮釋的視域，然後重組以形成再度的詮釋。本文整理了分析的步驟，期望可以協助後續研究者進行敘事的研究。

無論是分析意義途徑或是探究經驗結構的方法，期望研究者可由本文的梳理，以此二方法論的探問方向，讓敘事研究有更多元方法論的接引。

然而，雖然敘事研究已是諮商與心理治療質性研究的主流研究法，並接引諸多的研究方法，而本文所聚焦之方法論仍屬非主流的研究方法，但是期望藉由跨學科與多元觀點的引入，從人文哲學與地理學的角度貢獻敘事研究面對人類存在經驗的探索。期待需要方法論之本土實務研究之接引，以及與未來學者之共學與指教。

## 參考文獻

- 王應棠 (2009)：棲居與空間：海德格空間思維的轉折。《地理學報》，55，25-42。  
[Wang, Y. T. (2009). Dwelling and space the shift of Heidegger's thinking on space.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55, 25-42. doi: 10.6161/jgs.2009.55.02]
- 余德慧 (2001)：心學：中國本我心理學的開展。《本土心理學研究》，15，271-303。  
[Yee, D. H. (2001). Xin Xue: The development of a psychology of the Chinese self.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15, 271-303.]
- 余德慧 (2009)：冥視空間的探討。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成果報告 (編號：NSC98-2410-H-320-001)。臺北：中華民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Yee,

- D. H. (2009). *Exploring alternative realm of bodily sensation* (Research report: No. NSC98-2410-H-320-001). Taipei, Taiwan: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 余德慧、石世明、夏淑怡 (2006) : 探討癌末處境聖世界的形成。生死學研究, 3, 3-58。 [Yee, D. H., Shieh, S. M., & Shia, S. Y. (2006). The formation of sacred world in terminal situation. *Research of Life and Death, 3*, 3-58. doi: 10.29844/JLDS.200601.0001]
- 余德慧 (2011) : 身體內景的現象學描述。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成果報告 (編號: 001NSC100-2410-H-320-001)。臺北: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Yee, D. H. (2011). *Phenomenological description of the body insight* (Research report: No. NSC100-2410-H-320-001). Taipei, Taiwan: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 余德慧、余安邦、李維倫 (2011) : 人文臨床學的探究。哲學與文化, 37, 63-84。 [Yee, D. H., Yu, A. B., & Lee, W. L. (2010). An exploration of humanities-clinical studies. *Universitas: Monthl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37*, 63-84. doi: 10.7065/MRPC.201001.0063]
- 李維倫 (2004) : 以「置身所在」做為心理學研究的目標現象及相關之方法論。應用心理研究, 22, 157-200。 [Lee, W. L. (2004). Situatedness as a target phenomenon for psychological research and the related methodology. *Research in Applied Psychology, 25*, 157-200.]
- 李維倫 (2015) : 柔適照顧的時間與空間: 余德慧教授的最後追索。本土心理學研究, 43, 175-220。 [Lee, W. L. (2015). Temporality and spaciality in anima care: The last search of Dr. Der-Heuy Yee.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43*, 175-220. doi: 10.6254/2015.43.175]
- 李維倫 (2017) : 受傷的時間性: 受性侵害及家庭關係斷損少女之存在經驗的存在現象學分析。中華心理學刊, 59, 145-161。 [Lee, W. L. (2017). Wounded in temporality: An existential-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lived experience of girls with childhood sexual abuse and broken family relationship.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59*(3), 145-161. doi: 10.6129/CJP.20170518]
- 李維倫、賴憶嫻 (2009) : 現象學方法論: 存在行動的投入。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 25, 275-321。 [Lee, W. L., & Lai, Y. H. (2009). Phenomenological methodology as an existential move.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25*, 275-321. doi: 10.7082/CJGC.200903.0275]
- 林耀盛、龔卓軍 (2009) : 我的傷口先於我存在? 從創傷的精神分析術到倫理現象學作為本土心理治療的轉化。應用心理研究, 41, 185-214。 [Lin, Y. S., & Gong, J. J. (2009). The wound may be given without embodiment: Understanding the indigenous

- transformation of psychological healing from the phenomenology and psychoanalysis perspectives. *Research in Applied Psychology*, 41, 185-234.]
- 翁士恆、彭榮邦（2018）：以「非我」為引|探究受苦經驗與療癒實踐行動：從現象學取徑。中華心理衛生學刊，3，253-274。[Wong, S. H., & Peng, R. B. (2018). Non-self as an entry point for enquiry into the lived experiences of suffering and the practice of healing: A lesson from phenomenology. *Formosa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31(3), 253-274. doi: 10.30074/FJMH.201809\_31(3).0003 ]
- 夏林清（2004）：一盞夠用的燈：辨識發現的路徑。應用心理研究，23，131-156。[Hsia, L. C. (2004). One light is enough : The path of recognizing and knowing. *Research in Applied Psychology*, 23, 131-156.]
- 曾旭正（2010）：地點、場所或所在論"place"的中譯及其啟發。地理學報，58，25-42。[Tseng, S. C. (2010). On the concept of place in light of various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term "Place".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58, 115-132. doi: 10.6161/jgs.2010.58.06]
- 程以萱（2015）：從情緒地景的移動談匱乏感與安適感——一個自我民俗誌的探索。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花蓮。[Cheng, Y. H. (2017). *Understanding situatedness and well-being through the mobility of emotional landscape-an autoethnography*.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Counsell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National Dong Hua University, Hualien, Taiwan.]
- 賴芸秀（2015）：自壯遊返身：臨床心理工作之經驗反思與知識實踐。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花蓮。[Lai, Y. H. (2015). *Reflexive grand tour: Praxis and phronesis of clinical psychology*.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Counsell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National Dong Hua University, Hualien, Taiwan.]
- 羅捷（2019）：從感受到語言的奮鬥：自閉類群者的生活經驗探究。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花蓮。[Lo, C. (2019). *The struggle from the sensory to the linguistic: The lived experience of people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Counsell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National Dong Hua University, Hualien, Taiwan.]
- 葉秉憲（2018）：日常倫理之重：以列維納斯哲學理解罕見疾病家庭之生活經驗。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花蓮。[Yeh, P. H. (2017). *Bearing the weight of daily ethical responsibility: An Levinasi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ved experience from two families with member(s) with rare disease*.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Counsell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National Dong Hua

- University, Hualien, Taiwan.]
- Bondi, L. (2005). Making connections and thinking through emotions: Between geography and psychotherapy.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0(4), 433-448. doi: 10.1111/j.1475-5661.2005.00183.x
- Bondi, L. (2007). *Psychoanalytic theory: Entry for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5th)*. Scotland, England: Institute of Geography, the school of geo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 Bondi, L. (2014). Feeling insecure: A personal account in a psychoanalytic voice.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15(3), 332-350. doi: 10.1080/14649365.2013.864783
- Cooper, M., & McLeod, J. (2007). A pluralistic framework for counselling and psychotherapy: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Counselling and Psychotherapy Research*, 7(3), 135-143. doi: 10.1080/14733140701566282
- Davidson, J., Bondi, L., & Smith, M. (Ed.). (2007). *Emotional geographies*. Oxford, England: Taylor & Francis Ltd. doi: 10.1111/j.1467-8306.2007.00549.x
- Ellis, C. (1999). Heartful autoethnography.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9(5), 669-683. doi: org/10.1177/104973299129122153
- Ellis, C., & Bochner, A. (2000). Autoethnography, personal narrative, reflexivity: Researcher as subject.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pp. 733-769). Thousand Oaks, CA: Sage.
- Giorgi, A. (Ed.)(1985). *Phenomenology and psychological research*. Pittsburgh, PA: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 Heidegger, M. (1962). *Being and time*. (J. Macquarrie, & E. Robinson, Trans.). New York, NY: Harp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7)
- Husserl, E. (1963). *Ideas: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ure phenomenology* (W. R. Boyce-Gibson Trans.). New York, NY: Collier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3)
- Goodson, I. F., & Gill, S. R. (2011). The narrative turn in social research. *Counterpoints*, 386, 17-33. doi: 10.4135/9781849209502
- Landridge, D. (2007).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Theory, research and method*. London, England: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 Laverty, S. M. (2003). 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 and phenomenology: A comparison of histor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2(3), 21-35. doi: 10.1177/160940690300200303
- Malpas, J. (1999). *Place and experienc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lpas, J. (2006). *Heidegger's topology: Being, place, world*. Cambridge, England: Mass.

- MIT Press. doi: 10.7551/mitpress/3467.001.0001
- McAdams, D. P. (1993). *The stories we live by: Personal myths and the making of the self*. New York, NY: The Guilford Press.
- McLeod, J. (1997). *Narrative and psychotherapy*. London, England: Sage Publications Ltd. doi: 10.4135/9781849209489
- McLeod, J. (2001).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counselling and psychotherapy*.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doi: 10.4135/9781849209663
- McLeod, J. (2005). Counselling and psychotherapy as cultural work. In L. T. Hoshmand (Ed.), *Culture, psychotherapy, and counseling: Critical and integrative perspectives* (pp. 47-64).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doi: 10.4135/9781483328942
- Ricoeur, P. (1979). 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ime and narrative. *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 9, 17-34.
- Ricoeur, P. (1980). Narrative time. *Critical Enquiry*, 7(1), 169-190. doi: 10.1086/448093
- Ricoeur, P. (1991). Narrative identity. *Philosophy Today*, 35(1), 73-81. doi: 10.5840/philtoday199135136
- Riessman, C. K. (1991). Beyond reductionism: Narrative genres in divorce accounts. *Journal of Narrative and Life History*, 1(1), 41-68. doi: 10.1075/jnlh.1.1.04bey
- Schön, D. A. (1984).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Smith, M., Davidson, J., Cameron, L., & Bondi, L. (2016). *Emotion, place and culture*. Oxford, England: Taylor & Francis Ltd. doi: 10.4324/9781315579238
- Tuan, Y.-F. (1974). *Topophili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New Jersey, NJ: Prentice Hall.
- Tuan, Y. F. (2006). Humanistic geography: A personal view. *Geography*, 25(2), 1-7. doi: 10.11820/dlxjz.2006.02.001
- Winnicott, D. W. (1971). *Playing and reality*. London, England: Tavistock Publication Ltd.

收件日期：107年12月18日

一審日期：108年02月20日

二審日期：109年08月09日

三審日期：109年11月04日

通過日期：109年12月27日

## Enquiry of "Lived Experience" and "Being" in Narrative Study: Taking Path through 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 and Emotional Geography

Shyh-Heng Wong\*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Rong-Bang Peng

Tsu Chi Universit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nquire "lived experience" and "being" from the nature of time and space. The authors argued that meaning construction needs to take terms methodologically by 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 and emotional geography. Four discussion points are showed as follows and used to articulate the utility of narrative analysis. Firstly, this study defines the enquiry itself as enquiring "being" in its subjectivity or intersubjectivity. Through reviewing the "narrative turn" in the histor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narrative is stated 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one's self and therefore studying one's life story is to explore the meaning construction of lived experience, which is through saying and said, and has its subject from and object for. Ontologically, it is argued that meaning in narrative has its own time and space and therefore researchers need to find the route of how meaning could be developing.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study is to further debate the nature of "lived experience" and "being" as topographical and geographical. Meaning develops with its directions between self and other; therefore, a researcher's ambition to "reflect" outside world or "reflexively" clarifies inner world of oneself and decides the attitude of studying meaning construction of lived experience. This part defines and reviews the ontological concern of "being" and its relation of space and time. From current finding of emotional geography in Europe, narrative could therefore be widen its 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 for exploring "being" and "lived experience".

In the third part of this study, according to our ontological arguments epistemological perspectives have been elaborated for understanding meaning construction of "being" and "lived experience". The dimensions of time and space are particularly relevant here. Through Heidegger's contribution of Dasein analysis and dwelling concepts, we defined narrative has its time linear structure in which presence is in-between the past and future, and has its

---

\* Corresponding author: Shyh-Heng Wong, e-mail: shyherng@gmail.com.

doi: 10.3966/172851862021050061005

space structure of being-in-a-space, from geographer Malpas's contribution. We linked Winnicott's concept of "transitional space" and discussed the "being" as the ethics between self, other, and transitional space, and further discussed the indigenous studies conducted in Taiwan about the structural concern as well as the topographical nature of perception.

The final part of the arguments focuses two methodological concerns: route and structure. The former lead to the discussion of geographical approach towards qualitative data. Here the illustration of mental landscape is offered and is argued as an analytic method. Humanistic geographical approach developed in recent decades focused on reflexive description of self-other relationship and the mental/emotional landscape, so that lived experience and being could be illustrated by where and how the meaning is constructed. Therefore the route and structure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can then be represented.

The second methodological concern take narratives to the hermeneutics and phenomenology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which Husserl used "epoche" as the method of temporally disregarding its causality but the "things itself". This method could help a researcher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 both temporal and topographical nature of lived experience. From Wei-Lun Lee's six-step correction from Giorgi's five steps of analysis, the way in which "being" can be opened into the description of phenomenon. Also, Lee's methodological investigation to human perception was followed for exploring the structure of lived experience itself.

This study particularly focuses on the temporal structure of narratives, and taking the final methodological path through the circle of hermeneutics, which regards narrative as having its circle of interpretation as the proces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A method named Critical Narrative Analysis (CNA) is discoursed here. Six steps of data analysis for qualitative data is introduced for concluding the concern for enquiring meaning structure within narratives, especially when data is with historic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By above arguments, the understanding of narratives according its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is carefully linked with the use of narrative analysis in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eutic practice. And methodological concerns of narrative are concluded for answering how and why taking path through 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 and emotional geography is important in narrative enquiries.

**Keywords: emotional geography, existential philosophy, 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 narrative enquiry.**